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習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微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

曾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曾中自有樂地雖  
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  
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  
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  
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  
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  
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會此事也○問顏子  
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  
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到他地位如何  
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  
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  
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問○要  
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處這便是  
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  
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  
夫只是平常恁地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  
○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  
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  
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

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  
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  
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  
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  
以說此事却似莽蕩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  
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  
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顏子  
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  
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  
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  
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  
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  
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  
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樂然後樂也○問周  
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  
言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  
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  
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

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  
二非所以為顏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  
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  
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  
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  
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單說  
不會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  
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  
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  
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而約禮亦  
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  
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  
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

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  
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  
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  
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  
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於天下之理  
無不窮究而用力之博也約禮者言於天下之理  
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  
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  
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  
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  
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  
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  
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  
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  
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  
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  
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調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  
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  
此

###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  
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  
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  
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  
又趨之其勢愈重此  
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  
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  
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  
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  
重之機而  
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

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黃氏巖孫曰輪車輪轅車橫木縛軛以駕牛者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

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

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非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排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排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排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

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

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



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  
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  
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端  
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  
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  
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  
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  
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  
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  
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

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  
以明之也

###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  
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  
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蘊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蔽蘊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為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其以為非聖人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

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全是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

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後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

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

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

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

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

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私或牽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徃於妻妾之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感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能割戚姬如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惟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

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

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

### 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

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黃氏巖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

乎其間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巖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

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爲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言否曰是又曰黃氏巖孫曰按傳耒家集癩溪在吾州葺以始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

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

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

按漢上朱震子發言

陳搏以太極圖傳神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神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象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

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巖怒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謂鄭夫人誌乃為水齧

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及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棫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粵為熹言嘗至

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礪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礪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

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鈔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脩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

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五峯刻通書却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已意加損曰他病痛多○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曠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

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則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

可道哉○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耆之子孫求所寄始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統婚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篤實長厚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為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

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



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習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

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  
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  
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  
蕩其性繫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  
篤學之之道也

黃氏瑞節曰此論乃  
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  
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

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  
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  
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  
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  
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  
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  
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  
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  
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  
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

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厲聲言  
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  
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  
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  
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  
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  
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  
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  
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  
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  
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  
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  
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  
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  
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  
破壞其所有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為長者  
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  
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  
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誨猶以

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也父母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

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

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  
得謂天地無心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  
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無  
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  
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血脈盡在  
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脈盡在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面  
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  
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吾父  
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  
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  
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  
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  
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  
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  
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  
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如此兩句則天自是

天我自是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  
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聞之先生吾其  
體吾其性其字有我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  
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  
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  
不子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  
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  
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  
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  
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氣吾性便是天地之  
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室塞之塞如  
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  
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  
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  
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  
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  
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  
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  
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

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卽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



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  
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又自覺裏面有分別  
○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  
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  
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  
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  
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  
之施則有差○黃氏巖孫曰程子云所謂萬物  
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  
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  
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  
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  
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  
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

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  
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  
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

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  
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  
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  
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  
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  
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  
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  
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

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

主張這  
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

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

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父志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神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如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  
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  
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  
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  
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  
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  
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  
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  
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  
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  
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  
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

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  
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  
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  
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  
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  
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  
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  
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  
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  
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  
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  
道何故取之曰天銘無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  
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  
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

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會同何也曰舜之底  
豫贊化育也故曰功中待烹順受而已故曰  
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  
奇順令順其事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  
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沈恐未盡  
信然彼所事者天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  
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  
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黃巖孫曰履  
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  
編水荷而衣採棉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  
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  
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  
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  
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  
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  
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  
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  
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  
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  
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

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  
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  
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  
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

勞而不怨○西山真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  
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子之以為善  
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  
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  
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  
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  
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  
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

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  
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  
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  
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  
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  
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  
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  
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散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  
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  
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  
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  
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

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  
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  
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

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  
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  
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  
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  
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  
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揚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  
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  
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  
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  
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  
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



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釋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特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特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持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

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夫之性牛之所以為牛而與馬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動物本源則一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

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會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透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原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

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同故伊川夫子既言  
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  
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  
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  
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  
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  
發時看合內外為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  
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  
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  
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  
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  
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  
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  
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  
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  
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  
乃以從此推一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曰  
推測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  
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  
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  
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底及  
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  
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  
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  
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  
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  
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  
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  
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  
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  
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  
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  
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  
謂性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  
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  
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

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比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思

### 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爲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

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

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

西銘言理一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有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此皆言之分殊處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言之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

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貌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袞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

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便有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焦地分別分殊殊得也○問西銘句句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



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

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理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

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  
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  
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  
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  
無地開闢○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  
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  
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  
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若自處以天  
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  
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  
顛連無告如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碁未  
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  
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  
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  
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  
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  
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  
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  
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  
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  
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  
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

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

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不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

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

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旣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

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

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  
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  
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  
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  
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  
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  
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  
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  
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

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  
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  
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  
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  
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  
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  
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  
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  
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  
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

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

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

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此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則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

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

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羽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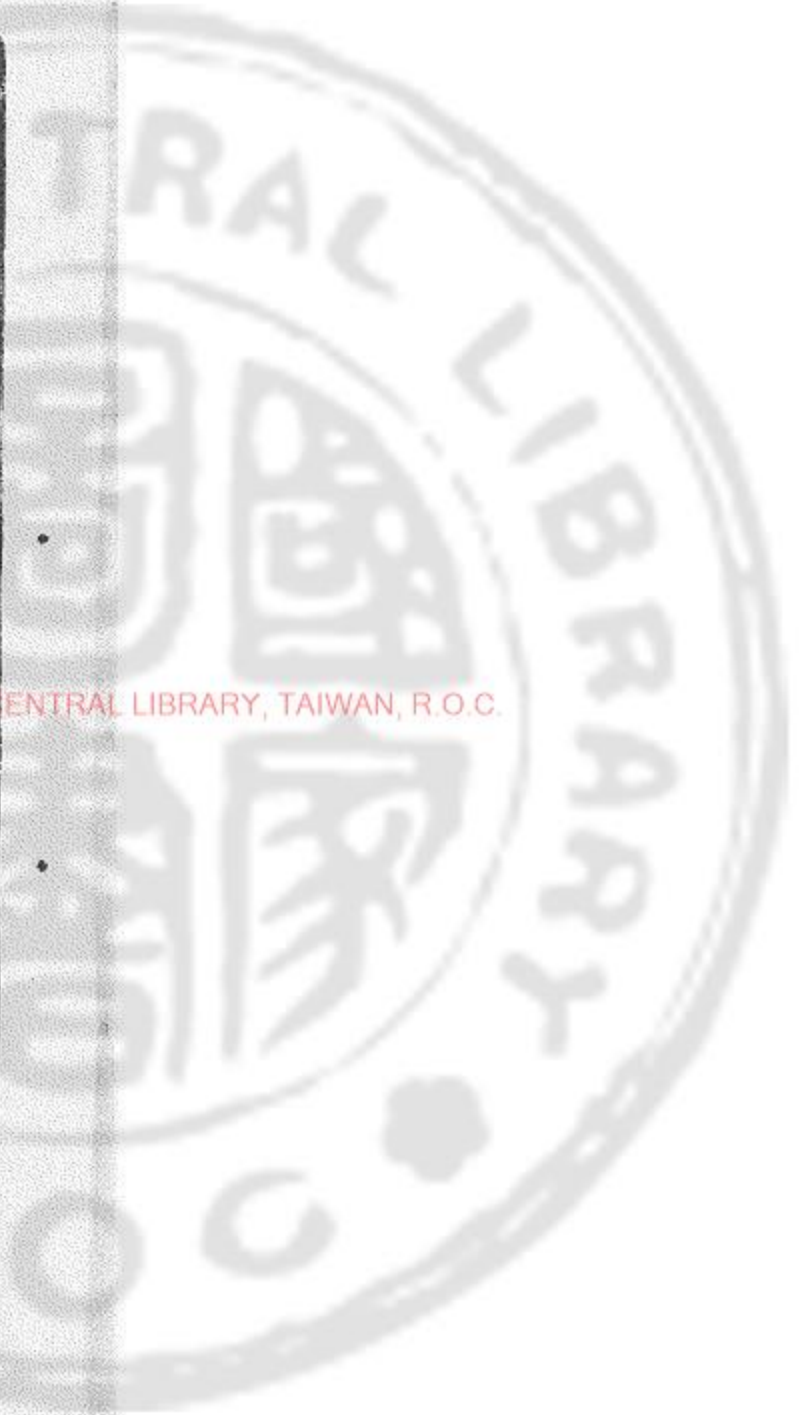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正蒙一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若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形而注推而放諸至動而注推而放諸至靜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蘇軾



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醉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輕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

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活潑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

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掇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當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縕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是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  
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  
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  
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  
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

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  
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  
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  
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  
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  
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  
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  
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  
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

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絀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  
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  
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  
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  
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  
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  
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

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  
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  
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  
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  
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  
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  
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  
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  
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  
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幽  
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  
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  
則形

程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  
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  
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  
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

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  
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  
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  
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  
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  
者還他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  
便是與濁對了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  
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  
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  
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  
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



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  
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  
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  
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  
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這知覺方運  
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  
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郭  
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  
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  
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  
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  
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  
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  
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  
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  
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為太極是  
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  
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  
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  
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爾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知橫渠所  
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  
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  
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  
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  
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  
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  
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噓是神吸是鬼風雷鼓  
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  
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  
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說專說氣未及言理濂氣紛擾此言  
氣到此已是查滓穢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  
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段亦是  
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  
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  
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  
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  
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

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  
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  
物之萬殊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  
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麤  
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  
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旋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  
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旋轉中間帶得水  
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  
只管轉運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  
出一箇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  
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  
錯不齊既生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  
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說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却是周子云混今開底說蓋陰陽只  
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今開底說蓋陰陽只  
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立  
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  
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  
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  
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  
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  
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綑  
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  
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  
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  
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在故不測

兩故化

推行於一此天之

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生萬物雖是兩要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此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

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園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逆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竊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則日為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則日為進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天為退了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二十九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左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之外更行

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

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蓋以海水潮汐之外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在天在最高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在最低故晝短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在最低故晝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

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  
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  
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  
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  
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  
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  
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  
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  
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  
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  
之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  
為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  
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

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  
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  
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  
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  
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方日常在上既是相  
會被月在下而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閏  
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閏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閏  
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閏虛其閏至微望時月與之  
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閏虛所射故食○黃瑞節  
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  
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  
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暈不能不  
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  
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  
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  
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  
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  
交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  
道遇交則有薄蝓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  
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

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  
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  
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  
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  
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  
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  
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  
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  
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  
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  
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  
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  
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  
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  
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  
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  
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  
射是日月  
食之理也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  
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  
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  
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  
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  
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  
矣安得未望之後東近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  
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  
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  
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  
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  
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  
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  
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  
真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



真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則其光闕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絃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黃瑞節曰絃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角日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

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

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

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綑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

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  
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  
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  
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  
數也月麗天而九運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  
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四而一  
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  
六不盡三百四十八是日法九百四十四而一得  
四十分日之三十四是日法九百四十四而一得  
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  
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  
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  
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二十七五  
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黃瑞節  
日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  
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  
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  
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  
十分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  
入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  
二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  
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  
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四而月行少  
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  
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  
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

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  
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  
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  
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  
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  
百九十九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  
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  
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九日  
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  
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初九日  
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一千三百九十二以日法九  
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百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  
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  
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  
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  
年而皆齊此所謂氣  
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  
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  
而散則為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  
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  
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  
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暴

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電之類瞋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

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

未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

觀滯神  
不懼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  
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  
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  
體物為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  
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  
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  
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  
成乎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  
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卽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

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

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

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為能化孟子自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  
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  
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  
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  
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  
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  
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  
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  
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

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

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已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

○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  
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  
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  
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人死便是歸祖  
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  
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

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伊川程子  
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人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

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特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君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

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子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



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  
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  
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  
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  
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  
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  
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  
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  
德其所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  
死生脩天而已蓋死生脩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  
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  
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  
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

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於氣之命為聽  
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  
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  
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  
自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  
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前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  
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挽盛得  
來大挽盛得多小挽盛得少淨潔挽盛得清汗漫  
挽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  
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  
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之性  
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  
氣血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  
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  
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

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也

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格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會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  
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  
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  
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  
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  
川亦云除却身只是  
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  
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  
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夏蟲  
疑冰

以其  
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乎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端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爲己義張子以止爲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  
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

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昭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

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遂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  
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  
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  
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愾於天  
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

助寡則親戚畔之

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清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又德性又故曰可又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又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于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  
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  
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  
爲政不革命爲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  
惟文王乎

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  
不革爲不革命未詳是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  
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  
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塗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  
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  
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  
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

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冊子請粟與原思為幸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  
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  
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

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

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徃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大緊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為文減是退讓搏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徒義

不僭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君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䟽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  
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  
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  
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  
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  
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受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  
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

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

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曠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



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  
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  
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豕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  
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

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本作且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葦竹為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又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

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冠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

也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其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紛緹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

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般物  
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  
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  
為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  
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  
仲尼去之甚善蓋刪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

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

臧者與

駮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者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

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

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牲約禘禘禘嘗禘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牲約以物薄而諸侯牲約如天禘一牲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黃瑞節曰禘禘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往往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始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嚴禘有二有時禘有大禘時禘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禘廟也大禘者三年而禘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祖之廟也毀廟即禘廟也方氏分禘毀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禘禴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牲約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禘禘禘嘗禘禘者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牲約秋之嘗禘冬之烝禘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牲焉或一禘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此釋王制說也○牲音特約禴通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禴以

為親之極甚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故又發此文此以服言不以祭與禰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

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

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

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

### 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見曾子問註

黃端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祖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禫祭之會

子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凡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亦然○

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

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

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裕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裕之干裕之不當裕而特裕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其制皆在中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廟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

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諸侯則無二宗大夫

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禮曲

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祖父尸子不

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

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大

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

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

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

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

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

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

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

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

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

同之為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

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

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

合也○祊伯更反詞作貢反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謚切恐蓋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馮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馮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杜預點諸侯以字為句亦是強解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

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今自爲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舍氣有象否  
也非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

庸聖

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

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

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

惟屈伸動靜終

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子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龜  
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  
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  
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帥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  
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口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  
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  
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  
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

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寬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又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意象無寬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大而不差然後為得也○黃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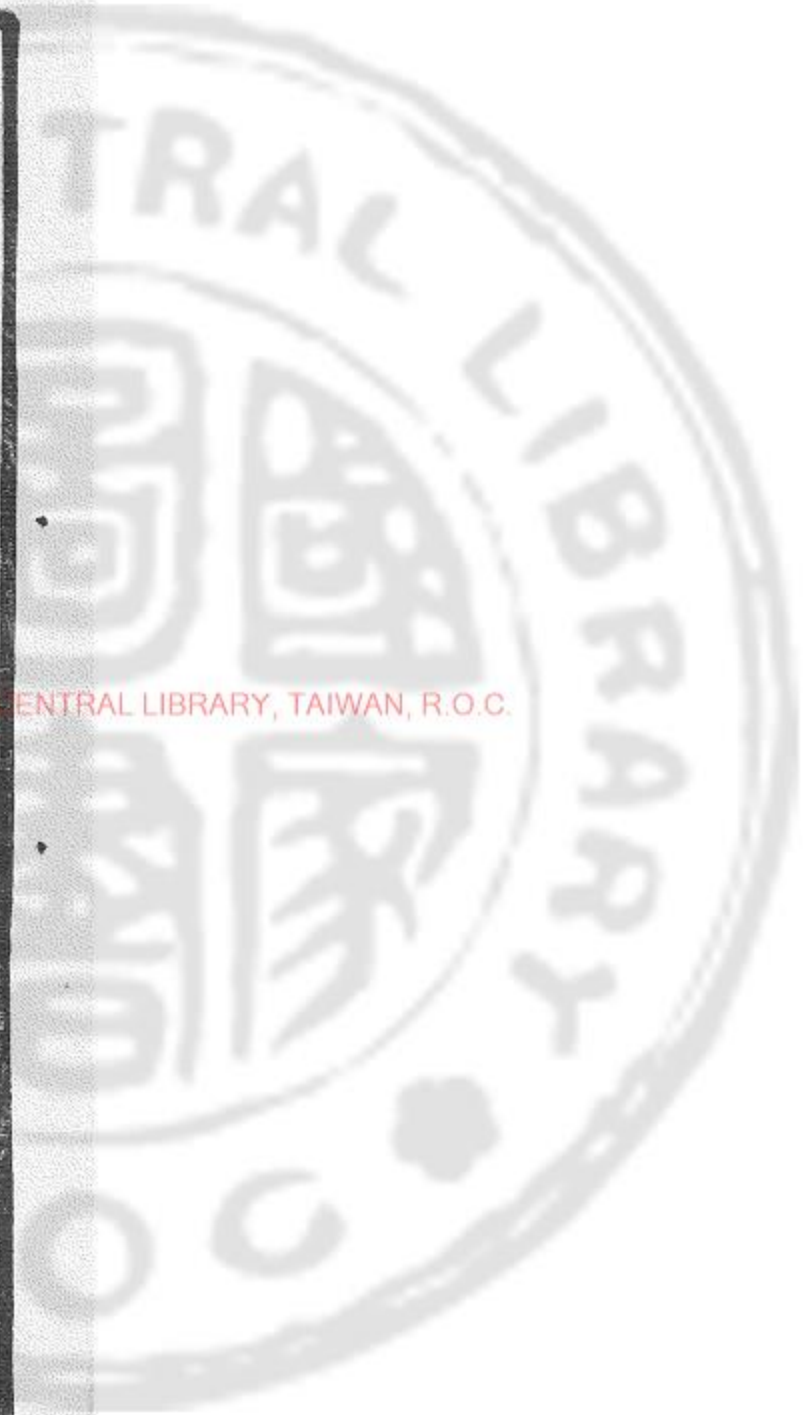
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按東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五峯胡氏所撰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

皇極經世書一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  
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  
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  
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  
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  
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  
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  
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



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有

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竒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